

独 特 文 丛

此情不再

张欣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独 特 文 丛

此情不再

张欣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情不再/张欣著.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2

ISBN 7-5071-0431-1

I. 此…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122 号

此情不再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625

字数:352 千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71-0431-1/I·382

定价:19.20 元

出版说明

“独特文丛”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精品图书中的一个新系列。

在当代写作人群中,有一批怀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作家。他们坚持在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前提下,追求文学创作总体的艺术个性或某一阶段创作的独特性,写出了一些既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在某些地方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有趣佳作。这正是广大读者的热切企盼,也是我们一直想提倡和鼓励的。

“独特文丛”便是专门汇集在内容或形式方面具有独特性的当代作家佳作的新文库。这些佳作的独特性既可以表现在题材的选择和命意的表达上,也可以表现在形式的运用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上;既可以是一个作家毕生创作风格的体现,也可以是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段或某一类型创作的显著特色。

我们将严格地进行精选精编。“独特文丛”既喜欢搜集名家名作,也乐意推出新人新作。当然,仅有一些特点而欠扎实的作品还不能问津,必须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又雅俗共赏的佳作,才能进入本丛书。

我们欢迎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们不断来加盟于“独特文丛”。

——编者——

目 录

此情不再	(1)
致命的邂逅	(45)
今生有约	(94)
你没有理由不疯	(168)
雨 季	(210)
爱又如何	(218)
恨又如何	(272)
一生何求	(321)
非常夏天	(339)
无雪的冬天	(351)

此情不再

整整两年，朱婴才从失恋的痛苦中渐渐解脱出来。

伤口是一天一天长上的，那种疼，那种不肯弥合的反复溢血，不是你想面对就能够从容面对的。

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寻常故事，但对于朱婴来说，竟成为致命伤。

她是独生女，父母亲的掌上明珠，少年合唱团的领唱，学习永远名列前茅，毫不费劲地考上大学。她的内心，高贵得几乎看不起自己的躯壳，小学五年级时，她就读完了《三国志》，初一，已经可以为黛玉葬花双泪长流了。这个世界在她的眼里浊气逼人，她可以穿着牛仔装，可以留着披头士般的长发，可以吃街头小贩锅里的玉米棒子，她一点也不羡慕那些浑身名牌、开着跑车的年轻人，他们不可能读过萨特的著作，甚至不知道巴赫是谁，如果再不凭借呼啸而来，喧嚣而去的声势，那他们还剩什么？

自古圣贤皆寂寞。

她身上那种渗入骨髓的孤傲，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份，不弃不离。

这样的—个女孩，修长的身材，纤巧的腰身，鼓鼓囊囊的乳

房和屁股，她的美，不是略显苍白的面颊、尖俏的下巴，黑茸茸的眼睛，而恰是她那几乎破衣而出的胴体，可谓春光无限。

就是这个女孩，恋爱时，竟被男友甩了，而且是在一次人工流产后不久。

这是她必须面对的现实。

她不愿意回家去，因为她一直是父母的骄傲，由于她的聪慧，他们根本生活在一种妄想之中。假如朱婴的作文得了教区的第一名，母亲是一定要口误成全市第一名的，假如朱婴和一班女孩跑到电视台去看热闹，不出两小时，就有邻家的叔叔阿姨问她，有导演看上你拍片，你干嘛不去呢?! 朱婴一再告诫父母不要胡说八道，他们答应是答应，但完全做不到。

朱婴觉得自己还站在地上，父母倒有点腾云驾雾了。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了，除了黑眼圈和深深的挫败感，她没有为他们捧回什么可以添油加醋、大烹大炸的菜肴。

不但不能诉苦，她还得表现出自己的青春、活泼、若无其事。有时候爱可以转化为负担，转化为沉重的十字架，她心力交瘁，不可能继续扮演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才会超常地估计自己的作品。

她也不可能一直在同学家住下去，一个星期还好，十天是极限。毕竟她是外人，人家越热情，自己越不安。若等到别人不得不挂脸，再走岂不是更难堪。

凭着年轻，凭着不曾输过的犟劲，她恢复了体力，但却患上了失眠症。

这块伤心地，想是不愿意留她了。这地方可能是泰安，可能是青岛或者济南，总之在山东境内。

在一个萎靡的早晨，朱婴收拾了自己的衣物，也就是一个帆布背囊。告别了同学，来到大街上发了一会儿愣，便到公共电话亭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打到家中，说自己要出差，时间长短不好定，到时候再联系；一个打到单位，说自己生了病，要休长假，不要工资就是了。两头答应得都挺利落，只是单位的部门领导加了一句，别忘了新出台的改革措施，连续三个月不上班自动除名。朱婴说知道了。

她付电话费时，进一步证实了钱包里还剩下七百块钱，于是上火车站买了张坐票，直奔广州。

朱婴并不属于南下的盲流，因为她有一个姑姑在广州东山叫作梅花村的地方居住。姑姑的名字叫朱沙沙，是个内科医生，有洁癖，终身未嫁。

小时候的事情不说，长大成人之后的朱婴只见过姑姑一次。那是姑姑到山东来开一个全国性的心血管系统方面的会，抽空到家里来，她的短发自然向后梳着，夹杂着一根根的银丝，脸上的线条有些生硬、死板，这与所有的老姑娘一样，不足为奇。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黑色的长裤，里面的衬衣是真丝的质地，白色、尊领、绣着细幼的小花，严密地遮住了脖子以下所有的部位，包括脖子。

她并不见得很挑剔，但朱婴觉得母亲格外地诚惶诚恐，总好像围着姑姑团团转似的。

不过朱婴看出了姑姑对父母的一丝冷淡。

没有原由的，朱婴非常喜欢姑姑，虽然姑姑几乎都没有多看她一眼。她喜欢姑姑的特别，虽然她老了，也不见得还有什么姿色，可她走到哪儿，也不会被人混同于一般的老太太。不像她的父母，格外地大众化，别人抢购食盐、肥皂，他们一定热热闹闹

地挤在里面；别人说职称是知识分子的命脉，他们本来并非把这个问题看得重如泰山，也立马进入情况，在单位斤斤计较，回到家专题讨论，无休无止地商量对策。

姑姑就不同，她从来不对琐碎的事情发表议论，她懂得倾听，懂得颌首，懂得何时莞尔。

朱婴几乎被姑姑迷住了，她曾几次私下里逼问母亲，她是不是姑姑生的，因为各种理由过继给了他们？母亲笑嘻嘻地说道，这怎么可能呢？姑姑没结过婚，没结婚怎么会有孩子？朱婴越发觉得这么蠢的母亲怎么会生下精灵一样的自己？她坚信姑姑这样的女人，才可能为伟大的爱情失过身，她故意不看自己，是为了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有时，朱婴的眼前，会出现与姑姑相认的情景。

所以那段时间，只要姑姑到家里来，朱婴就哪儿也不去，守候到底，即便是睡在床上，她也要瞪眼凝神，反正房子也不隔音，晚上，姑姑才有可能跟父亲提起她的身世，如果到了那一刻，她一定飞身下床，鞋也不穿地冲到外屋，扑进姑姑的怀里。

有一天晚上，姑姑果然和父亲在外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还有点故意压低声音，朱婴竖起耳朵，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心里真是着急。后来他们吵起来了，声音越来越大。

朱婴听见姑姑哭了，断断续续地骂着父亲：“……那时候爹妈病着，我劝你等一段儿再脱离关系，你说等不了了，单位正培养你入党、当干部，……小婴的妈妈又怀着她，再不脱离关系就什么都完了，……可是你替我想过没有？爹妈身边总得有人，你脱离我就不能脱离，你也知道那时候成份高意味着什么？我的男朋友吹了，下放农村，一去就是八年……”

这时父亲叹息道：“我不是也偷偷给家里捎过钱吗？”

“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你说谁更难？”姑姑气道，“你捎的

那点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买个心理平衡。”

父亲气急败坏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跟你一块下放，一块打光棍，这你就满意了吧？！”

姑姑恨道：“你这叫什么话？你保全了自己，还保全了你的家庭，你还那么大的气，刚才还说什么我有远见，占了祖屋，现在在大城市有一栋小楼本身就是百万富翁，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一栋小楼抵不了我一生的幸福。如果当时爹妈有去处，我比你走得还要远，脱离关系不是太简单的事吗？我咬牙忍着，就是为了他们还能多活几年，平安辞世。”

父亲的声音也低下去了：“刚才不是聊天开玩笑吗？”姑姑冷笑道：“是不是开玩笑你自己知道，你不是想让我提爹妈的遗嘱吗？告诉你，他们也跟你脱离了关系，祖屋没有你的份儿。”

朱婴听到这里，特别替父亲没脸，同时为自己不是姑姑的女儿而痛心。

那天晚上以后，姑姑再也未到家里来过，也没有任何信件往来。父亲说，姑姑的性格太刚烈，哪个男人敢要她？没有文化大革命，她也嫁不掉的。朱婴不看父亲，也不接他的话，她知道他在为自己开脱。

火车开动了，经过一个站又一个站，跨过个省又一个省。这时的朱婴才有些担心，姑姑会接纳她吗？

朱婴在梅花村里边走边找，她喜欢的小楼，都不是姑姑的门牌号码。最后走到一座灰色、陈旧的三层楼房门口，她核对了地址，又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中午一点多，朱婴想，姑姑肯定要午休，于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坐了一会儿，仍然觉得不对劲，她试着把运动鞋脱掉，这才觉得松快了一些，因为坐火车把脚都坐肿了。

看上去，她显得颇疲惫，头发凌乱，面色枯白，除了旅途的艰辛，再就是内心的创伤还是新鲜的伤口，离那块伤心地越远，她越忘不了那个叫冯滨的男人。

她平生第一次尝到晨昏不分、思维停滞的滋味，甚至铁轮滚滚的声响在她心里也是冯滨冯滨地唤着。

当她一脚踏上广州的这块潮湿的土地，火车站广场的混乱着实令她吃了一惊，幸亏她没有行李，她对自己说，朱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忘掉从前的一切，没有人帮得了你。

眼下，她抱着双膝，坐在姑姑的家门口。今后的路会是什么样？她都无从想象。年轻就是这点好，头皮一热，就已经身处异地了，大不了住它三个月，除名期之前回去上班就是了。

枯坐了一个钟头，这里倒是闹中取静，汽车的喇叭声总是远远地响着，路口的行人也不多，院子里有几棵夹竹桃，翠绿的叶子，水粉色的花，一派的艳俗，北方盆栽的植物，到这里全变成树了。

这时听见门响，朱婴急忙站起来，因为急，也只能不穿鞋，穿着白袜子站在台阶上，脸上的表情不知是该微笑还是恭敬，总之有点怪怪的。姑姑见到她，竟也没有丝毫的诧异，只道：“这不是小婴吗？那我就不用锁门了，你自己去客房，洗洗脸，再找点东西吃，我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专家门诊。”她说完，径自向外走去，朱婴在她身后，一路答应着。

屋里面是老派的红木家具，样式、线条繁复得要命，一件件都死笨死笨的，另有一张云石面的八仙桌，两边还各放着一张太师椅，好一块儿送去故宫了。

乘着姑姑不在家，朱婴简单浏览了一下房间的格局，除了放着红木家具的客厅之外，楼下还有一间餐厅，一个厨房和一个衣帽间，外加一间客房，朱婴看了看自己的窝，蛮整洁的，便把背

囊扔在地上，转身上楼了。

楼梯是木制的，不仅漆色斑驳，一踩还咯吱咯吱直响，朱婴越小心，动静就越阴森，越神秘，越像要发生一级凶杀案似的。

楼上是姑姑的卧室和书房，书房里挂着姑姑年轻时的照片，清秀而典雅，朱婴端详着姑姑，很想知道她故事中绯闻的那一部分。不要告诉我你还是处女啊，朱婴悄悄地对姑姑说。

朱婴还参观了楼上的盥洗室，坐厕上裹着酒红色的绒布圈，摸一摸，还是丝绒的，倒是比自己身上的衣服质量好。她在洗手池前想洗把脸，猛一抬头，竟被镜子里的人吓了一跳，大概从医院手术回来之后她就没照过镜子，此刻她的模样，也就是阎王殿里的一个小鬼儿。

朱婴在楼下又找了一会儿，才发现厕所在楼梯的后面，她简单地洗了洗，就和衣倒在客房的床上睡了。

梦里是她和冯滨疯跑，冯滨大概是要摆脱她，慌得来不及择路，她穷追不舍，手里还拿着刀。

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有条薄毯，窗户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这傍晚的毛毯不知为何令她比较感动，鼻子酸了一小会儿。她手术后由于出血多，在观察室躺了一小时，自己慢慢走回同学家，call了冯滨一百遍他也不复机，后来人来了，只站了五分钟，就显得颇不耐烦，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提，叫她怎么违心地原谅他？！

她揉着眼睛去客厅。这是一个好的先兆，刚到广州来就睡了一觉，并且还做了梦，她多久没这么睡过了？夜夜睁着眼睛在床上翻饼子。

姑姑坐在厅里看电视，见她起来了，仍旧没有热情地招呼，只用遥控板指着厨房道，“我不大在家开伙的，所以也在医院里给你买了一份饭，在微波炉里呢。”

朱婴端着饭，坐在姑姑旁边边吃边看电视，由于是香港台，朱婴一句也听不懂，只看看热闹。姑姑也没有什么话，更不问她为何千里奔袭就上这儿来了？！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房东与房客一样，客气中夹着一点生分。

第二天，朱婴就买了张广州市区的地图，准备四处走走，她不怵这个，大三大四的时候，她和同学结伴去过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不信就在广州市里把自己丢了？！

转了几天之后，朱婴颇觉失望，因为过去在老家那边，别人把广州说得太好了，谁要是到广州出差，马上有一大堆女孩子盯着买这买那。可是朱婴眼里的广州，街道那么窄，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远看处处都是偌大的停车场；不宽的街道还一段一段开胸破膛地坦着，说是在修地铁；不仅如此，还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民工，加上湿热的气候，人总是没精打采的。

与北京、上海相比，朱婴觉得广州这个都市蛮尴尬的，既没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又没有昔日辉煌的殊荣，地方嘛，又那么一点点，想一展拳脚，也是空有志，枉凝眉。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北京是正宫娘娘，上海就是受过宠爱的小老婆，广州不过是个刚刚收房的丫头，或是拼命想红也红不起来的三流歌手。

朱婴把她的观点说给姑姑听，面露得意之色，姑姑不以为然道：“你才来几天，就能给一个城市做总结性发言了？”朱婴扬了扬眉毛，表示一切不过如此。

很快，朱婴兜里的钱就花完了，广州的物价又贵。可她还不想走，伤口没复原嘛。

一天晚上看完电视，朱婴问姑姑能不能给她找个事做。姑姑站在楼梯口转头问道：“找钱多的事还是钱少的事？”朱婴笑道：“那还用问吗？”姑姑道：“怎么不用问，钱多的事辛苦，身心得受得了才行。”朱婴惊道：“不是叫我去做三陪吧？”姑姑木着脸，

仍旧缺乏表情道：“你这么硬朗的人，别人陪你还差不多。”朱婴给噎了一下，因为惯常硬朗是用在健康老人身上，这算什么意思嘛。

姑姑转过身来，背靠着楼梯扶手，两只胳膊往胸前一挽，公事公办道：“这样子，我们内科病房有一个偏瘫的老太太，脾气很坏，她的家人都不肯陪床，你肯的话，明天就跟我去上班。”朱婴正待发作，这不就是保姆吗？比三陪还不如呢，但不等她开口，姑姑加了一句，“月薪三千块。”这个数字在朱婴眼里不算少，她过去的单位效益不错，加上奖金也不过才拿五百五。

第二天清早，朱婴跟着姑姑去上班，因为久不早起，一切显得兵慌马乱，出门时，不但鞋没提上，外套的一只袖管抻在背后摇晃，手里抓了一个酥皮面包，姑姑一身整洁地健步如飞，她一边错步跟着，一边紧着收拾。

姑姑目不斜视，广州话叫“冒眼抬”（没眼看）。心里大概嘀咕，大头虾一样的人，会不会给我的病人吃错药？！快到医院门口时，姑姑嘱咐了朱婴一句，“到了病区，管我叫朱沙沙。”朱婴边吃面包边点头，心里不大痛快，我很差吗？有我这样的亲戚很掉价吗？

朱婴闷闷地跟着姑姑走，敢怒不敢言。

内科病房在新楼，十二层高，内科在六楼。到了科里，朱沙沙叫护士长拿一件工作服给朱婴，朱婴高挑，穿上白大褂，袖子、下摆都短，像个店小二。

两个人往病房走去，朱婴好奇地东张西望，病房里和走廊上的病人，都是一脸菜色，哈着腰，弓着腿，行动缓慢。正走着，前面一间病房的门里，突然飞出一只钢精锅，倒扣在地上，皮蛋瘦肉粥泼了一地。朱婴存着侥幸心理，该不是这间病房吧？偏偏朱沙沙毫不迟疑地带她走过去，介绍这正是专护病房。护士也只

有苦着脸收拾残局。

老太太并不见得很老，生着一副恶相，见朱婴进来，便狠狠地瞪着她。朱沙沙叫护士给她介绍情况，自己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护士向朱婴一一介绍了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几点打饭，几点翻身，户外活动用的轮椅怎么打开，大小便的便盆怎么用，一大堆事，把朱婴都说糊涂了。

最后护士轻轻拉了她一下，示意跟她另有话说，两个人出了病房，护士悄悄对朱婴说，这个老女人叫商月娥，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听说还是粤剧的名票友呢，朱婴冷着脸道，没看出来。护士道，一下偏瘫了不说，还失语，呜噜呜噜的，谁都不知道她说什么，她也是着急，但是最近，实在是有点变态，不把人折腾够她就不肯罢休。这不，连家里人也不肯来了。

头三天，商月娥就把朱婴给累惨了，该吃饭的时候她不吃，要拉屎，拉就拉吧，放上便盆的时候她不拉，撒了便盆她拉一床，朱婴捂着两层口罩到盥洗室去洗她的尿裤子；吃饭就更麻烦了，猜来猜去不知道她要吃什么，有时一顿饭，要跑食堂好几趟；治疗方面她也不肯配合，不是用好的那只左手把输液管给拨了，就是紧咬牙关不肯吃药，朱婴可没那么好脾气，先用绷带把她的左手绑在床上，然后捏着她的鼻子给她灌药，商月娥一边钟摆似地摇头，一边把嘴里的药往外吐，喷了朱婴一脸。

商月娥不会说话，朱婴也没法儿跟她吵，两个人就无声地较量，每回都是两败俱伤。

晚上九、十点钟，朱婴才能下班。

这天她回到梅花村，朱沙沙已经洗完澡，看完电视剧了。朱婴累得倚在门口道：“朱沙沙，你是不是跟我爸爸有仇，然后全部发泄在我身上?!”朱沙沙笑道：“拿人钱财，替人挡灾，我说过的，钱多的事会辛苦一些。”朱婴气道：“你这是成心，我整天

看见什么老板、经理的找你看专家门诊，怎么就不能给我介绍个事?!”沙沙正色道：“你初来乍到，又不会说广东话，我介绍你去做花瓶啊?!”朱婴恨得弹起，“我会是花瓶?!我是大学生!高智商!”沙沙冷笑道：“那你怎么连个老太婆都搞不掂?!”

朱婴无言以对，冲着门外大力甩掉脚上的运动鞋。听见沙沙在她背后说，你来的时候像个重症伤寒，想你也不是来休假的吧。广州是这样的，非常现实的社会。

朱婴心想，不信离了你朱沙沙，我就非得当陪床。

隔了几天，朱婴利用轮休日，按照报纸上的指南，跑了几家“人才交流中心”、“荐人广场”之类的地方，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随意，差的活儿没人干，急招的事要本地户口，另有些合适的活儿，报名费就五十，还有什么短期培训三百，那里的常客都说，培什么训啊，哪有那么多师资，不过要钱罢了。朱婴身上没钱，也只有悻悻而归。

晚上躺在床上，脚板心痛，一天到晚给商月娥翻身，两只手臂又酸又乏。朱婴的床头放着一个布公仔，还是她刚来时在广州街头瞎逛时买的，只因为公仔的模样酷似冯滨，也一模一样地架着一付眼镜。见到它，她完全是下意识地掏钱。

现在她自然恨它，顺手把它扔到地上。

朱婴无疑也受过金钱即粪土的教育，所以她把情感看得至高无上。她也有同学或朋友“傍大款”，均被她彻头彻尾地看不起，若在公共场合碰到她们，人家一身名牌、珠光宝气地谈笑风生，她尽管一副穷酸相，倒以为人家无地自容呢?!她现在最想不通的就是，她怎么混得比那些“傍大款”的人还惨?

她在“荐人广场”时，有人问她，没有本市户口住哪儿?与人合租房子?她说，不，我住姑姑家。交钱吗?不交。那你姑姑真不错，让你白吃白住。她是我亲姑姑啊。那又怎么样?广州不

兴这样，你有手信带过来吗？什么手信？家乡那边的土特产啊。朱婴摇头，她又想不通了，难道她要对朱沙沙感激涕零？！

人在现实面前不能不低头，朱婴心想，总之我到广州来是养伤的，又不是来大展宏图，什么日子都过一过，也是一种人生。

从此，朱婴在姑姑家，也不指点江山了，平时极少说话，没事就在屋里听收音机，学广东话。

客厅里八仙桌上放的水果，朱婴也不好意思随便碰了。一天晚上，朱婴回家，见朱沙沙已经看完电视上楼休息去了，便卷起袖子，又抹又擦，大搞楼下的卫生，正干得满头大汗，便听见朱沙沙冷漠的声音，“你这是干什么？家里每周有钟点工上门，你干了，她还干什么？”朱婴一手叉腰，一手撑着拖把，脸上的表情讪讪的，道：“我交不起房租，总该多干点……”不想，朱沙沙突然火了，劈劈叭叭下了楼，朱婴才看清她穿着一身青蓝碎花，敞衣袖敞裤角的师奶装，脚上是一双白色的绣花拖鞋，她走到朱婴跟前，厉声道：“准是你爸爸说我又财迷又小气吧？！”朱婴莫名其妙道：“他们又不知道我来这里。”

朱沙沙脸上的线条才不那么结实了，自说自话道：“你也够野的，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又道：“他们身体好吗？”朱婴道：“还行吧。”朱沙沙淡淡道：“你不要做这些事，他们迟早要知道，又不知怎么想我呢。”说这话时，一脸的落寞。

朱婴原以为姑姑会跟她聊聊天，老实说，她到南方来，最难的还不是对付商月娥，而是没朋友，也没人说话。但是沙沙并没有跟她聊什么，上楼去了。

一夜无话。

再没劲的日子也得往下过。自从姑姑将了朱婴的军，说她对付不了商月娥，她就开始调整对付商月娥的办法。再来硬的显然不行，谁还拗得过变态的老女人，得来一点怀柔的政策，不过，